



国内首部·心理咨询师与咨客完整对话实录

穿越心灵的迷雾

——与心理咨询师的对话

冰也 著



拥有生命的代价 就是接受生命的局限

与您一起思考金钱、权力、名声、价值、意义、生死等人文命题



团结出版社



国内首部·心理咨询师与咨客完整对话实录

穿越心灵的迷雾

——与心理咨询师的对话

冰也◎著



拥有生命的代价 就是接受生命的局限

与您一起思考金钱、权力、名声、价值、意义、生死等人文命题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心灵的迷雾：与心理咨询师的对话 / 冰也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26-4438-0

I. ①穿… II. ①冰… III. ①心理咨询-案例 IV. ①R3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4570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箱：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鑫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湖南鑫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2 毫米×240 毫米 1/16

印 张：18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I S B N：978-7-5126-4438-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自序

zì xù

这是国内第一本完全以对话方式写的心理咨询实录,通过与求助者的对话,与危机家庭的对话,与生活中遇到的弱势人群的对话,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苦难哀愁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一幅人生百态的画面。咨询师以博大的爱心、深切的悲悯心引导他们摆脱自我中心、摆脱思维幻觉,接受人生的无奈、无常、无助、无望,从而走出困境,以平和的心态开始新的生活。

本书共有三十篇,其中十五篇是咨询案例记录;十篇是与一个遭遇危机的家庭对话;五篇是与深陷绝望的人群对话。每篇相对独立,又有内在联系,咨询师和大家一起思考金钱、权力、名声、价值、意义、生死等社会人生大问题,表达了一个基本的人文态度:以当下的方式活着,生命的价值就是生命历程中的生活体验。

本书作者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经典对话来自后现代心理学。后现代主义坚信真理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对真理的不同解释;后现代认为感觉到的自我只是自我的一部分,没有真实自我,也没有自我认同。它强调差异性与个别性、多元多样、非中心化、混沌、不确定、流动与生成。

后现代心理咨询强调方法的有效性，而非方法的正确性；注重心理关怀，淡化治疗色彩；反对理性，不以普遍经验索引个体；重视行为的解释，不重视行为本身；对文化的解构多于对文化的建构。

本书最后一段话概括了作者写作此书的中心论点：拥有生命的代价，就是接受生命的局限。

本书写于2009年，汶川大地震一周年后我在北川当了几个月心理志愿者，感觉自己能力尚不够，需要将过去的经验总结提高。于是闭门三月，把自己工作中的体验教训用案例的方式写下来，以便将来更好地服务他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来访者，人性是共通的，这些故事不仅属于他们，也属于所有的人。每个案例都有十个来访者的身影，年龄、性别、背景，故事交叉混合，重新组装，保证他们在人群中不被指认。

我要感谢后现代心理咨询专家李子勋老师，老师的每一本书我都反复学习体会，是我咨询工作中必备的枕边书；我还要感谢余秋雨老师和周国平老师，他们两人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与朋友聊天时随口说的一些话，自以为见解高超，过后一想是两位大师的思想。咨询案例中的对话很多来自大师的启迪，有的甚至就是原话，请原谅我的“抄袭”；感谢家乡的老前辈黄沃若先生，他的正直、勤奋让人钦佩；谢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

目录

mu lu

001 | 自序

001 | 好好活着，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

——直面命运

009 | 帮帮我，我不想精神崩溃

——渴望尊重

018 | 接受生命的局限

——善待自己

027 | 保持适当的距离

——夫妻相处之道

036 | 漂亮不是你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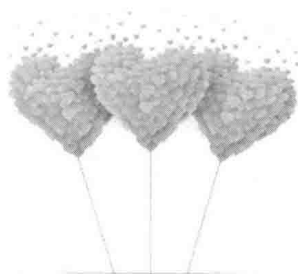
——寻找真爱

045 | 完美爱人在哪里

——钻石男的情感

- 054 | 我用青春换金钱
——错位的情感
- 063 | 别人的情绪我负责
——死亡冲动
- 071 | 妈妈，我想过安静的生活
——家庭的边界
- 081 | 为何总拿我和别人比
——现实不能细看
- 091 | 我不想变下流
——性焦虑
- 101 | 我真的喜欢生病
——妈妈的烦恼
- 112 | 我渴望衣锦荣归
——自恋心理
- 123 | 谦虚型人格障碍
——中国老好人
- 133 | 寻找自己的空间
——社交恐怖
- 141 | 人生真的很无奈
——害怕丧失
- 150 | 假设奇迹发生
——焦点解决
- 159 | 假如我来当总理
——救世主情结

- 166 | 借我一双慧眼
——人生百态
- 175 | 遭遇救世主
——理性与思考
- 184 | 我很累，想长睡不醒
——中年危机(一)
- 194 | 我是罪有应得吗
——中年危机(二)
- 201 | 欲望之爱与道德之爱
——中年危机(三)
- 212 | 从冷血杀手到仁慈好人
——中年危机(四)
- 223 | 面具与阴影
——中年危机(五)
- 233 | 摆脱思维幻觉
——中年危机(六)
- 242 | 认识自己真的很难
——中年危机(七)
- 252 | 有钱人的烦恼
——中年危机(八)
- 261 | 假如只能活一年
——中年危机(九)
- 271 | 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中年危机(十)



好好活着，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

——直面命运

5·12 周年忌日，我坐在驶往四川灾区的火车上。近段时间，报纸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灾区人民心灵创伤，迫切需要心理援助，一直想当志愿者的我，辞职过来，一路上心里忐忑，不知能否真正帮上忙。

2008 年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开春就是五十年不遇的冰灾；接着是举世罕见的大地震；然后是万众瞩目的奥运会。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几十万人的伤亡撼动人心，中国人在这场大灾难中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爱心慈悲心令世界动容。西方媒体发出惊呼，原来中国人也有爱心。当国内媒体津津乐道大量转载这样的新闻时，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难道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是如此冷漠无情，当我们的爱心自然喷发时，竟引来他们这诧异的表情。

记得地震的当天和第二天，因为灾区通讯中断，没有看到真实的地震画面，虽然主持人表情悲痛、声音哽咽，我悲伤的感觉并不强烈，但我还是马上寄出 1000 元到中国红十字协会。第三天一早打开电视，几个学生惨死废墟下的画面一下将我震住，顿时，我全身发软，呼吸急促，无力地瘫在椅子上。儿童的惨状触动了我心中最深的痛，一个从未向别人打开过的柔软领地，今天“轰”的一声炸开了。我相信我的同胞一定有过我类似的感觉，那种痛，痛彻心肺，无法言表，唯一能做的是捐钱捐物当志愿者来减轻心灵的悲伤。

这种自然喷发的爱心为何会引来西方人的惊诧，这只能说中国人的爱心埋得太深。在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一句话说得不对统治者胃口就可招来杀身之

我相信随着专制统治的消失,随着言论自由的兴起,人们在生活中不再担惊受怕,那层两千多年形成的厚壳会慢慢溶解消失,中华民族的大爱精神会重放光芒。

不过现在说大爱还为时过早,地震周年过去,灾区群众尚未从阴影中走出,我们完全恢复了往日的日常生活,那场撼动人心的大地震慢慢淡忘,麻木冷漠重归社会,似乎要等另一场惊天动地的灾难来将其唤醒。我不是责怪他人,我从自己的内心中感受到这一切,为了不让自己爱心尘封,周年忌日,我踏上了前往灾区的火车。

擂鼓板房,是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城的主要安置点,一直坚守灾区一年的心理志愿者孟老师陪我在板房走访。

他帶我到一處緊閉的板房前說：“這裡住着一位姓吳的四十歲婦女，五個至親在地震中全部遇難，周年忌日那天，在自家倒塌的廢墟前傷心欲絕，不省人事，後送醫院搶救才脫險。”我上前敲門，一下一下耐心而有節奏的敲着，二十分鐘後，終於開了門，門裡站着一個目光呆滯、面無表情的中年婦女。孟老師是這裡的熟客，他介紹了我，吳女士沒有說話，讓我們進去，進去後我發現這房子窗口有一小櫃台，裡面有糖果、花生、方便麵、牙膏、牙刷等日貨。此時已近一點，我對主人說：“你燒點開水好嗎，我買三包方便麵和三根火腿腸在你這裡一起吃中飯。”吳女士搖搖晃晃提來開水瓶，她把面前的方便麵和火腿吃個精光，我猜她起碼幾餐沒吃東西了。

孟老师有事先走了，我留下来陪着吴大姐。她呆呆的，深深靠在一个破沙发里，眼睛疲倦地慢慢闭上，又猛然受了惊吓似的一下张开。这时候陆续有人来买东西，因都标有价格，我便自作主张地帮她卖了起来。

每天上午九点,我准时去敲吴大姐的门,她总会要等很久才开门,我把旧沙发放在门口太阳下面,让她对着太阳发呆,自己带本书坐在旁边看书,偶尔帮她卖一点东西。她不想说话,我也不多言,就这样默默地陪伴。看得出来,她愿意我坐在旁边,好像能驱赶她不少孤独似的。

记得地震刚发生,成千上万志愿者奔赴灾区,分担灾民痛苦。后来不少媒体报道,说这些心理志愿者因缺乏经验,反而增加了灾民的痛苦。事实并非如此,我接触到的灾区民众对志愿者都心存感谢,他们说,看到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心里就会有一股暖流。是呀,被这么多陌生人关心帮助,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本身就能唤起苦难中人的希望,无可告慰的苦难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我这样默默地陪伴了吴大姐十天,可能是连续晒了十天太阳的原因吧,她的脸

有了一点红润。今天没等我敲门，她提前开了门，她开口道：“我儿子明天十五岁生日，我想去祭拜，但又怕昏倒……”

“我陪你去，我是医生，保证你没事。”我赶忙说，心里一阵高兴，呵，机会终于来了。

我说：“很多人认为，人死后是有灵魂的，你去祭拜儿子，儿子在天之灵定能知道，你不能光烧香烧纸，你要说话，大声说话让儿子听到，把你对儿子的关心思念，对儿子的祝福希望说出来，让儿子安心放心，无牵无挂。这样的祭词我以前为一个朋友病逝的女儿写过，我来帮你写，你看几遍就可以了，不记得的地方我在旁边提醒你。”

下午，我把写好的祭词拿给吴大姐，她看了一遍，感激地望着我：“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川废墟。抬眼望，到处断壁残垣，荒草萋萋，倾斜的房子似乎随时会倒下来。路两旁，偶尔可见亲人在为亡灵焚香烧纸，压抑哽咽、撕心哭喊，断断续续飘进耳膜。天空不时传来乌鸦凄厉的叫声，使废墟的街道愈发显得空寂冷清。山谷阴风一阵阵吹来，虽然已是夏初，我的身体仍忍不住发冷。一年前，这里山崩地裂，响声震天，大自然仿佛要把积攒了一个世纪的能量在瞬间爆发。顿时，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我们每个人深深感觉到了生命的卑微。

吴大姐手里拿着香烛，走得很慢，似乎对到达的目标有点渴望又有点害怕。为了防意外，我叫上孟老师同行，三个人呈一字形缓慢地走着。

“就在这里，”吴大姐指着小路边一个隆起的土堆，土堆顶是一个屋顶形状。地震时，整个房子瞬间沉入地下，她的母亲、父亲、丈夫、妹妹和十五岁的儿子全部埋入深谷。她因去绵阳买东西逃过一劫。吴大姐尽量克制情绪，我们一起摆上糖果糕点，插烛焚香烧纸钱。吴大姐跪倒在废墟前，我和孟老师在两旁深深鞠了三个躬——愿亡灵安息。

“别压抑自己，母子连心，你来看儿子，儿子能感觉到的，把你想说的大声说出来。”我边烧纸钱边说，同时偷偷地观察吴大姐的表情。

一阵压抑的哭声从心膛深处响起，慢慢变成哀嚎，又变得凄厉，最后变成撕心裂肺。

“大声把你想说的话给儿子听。”我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说，“儿子，妈妈来给你过十五岁生日了。”

吴大姐断断续续地说：“儿子，妈妈来给你过十五岁生日了，你走了这一年多，妈妈想你呀，妈妈好伤心呀，你感冒生病在家，妈妈没有在家好好陪你，妈妈没有最后见你一面，每天晚上妈妈都看见你孤零零躺在床上生病的模样，我死不瞑目呀。”

吴大姐的哀嚎让我满眼泪花。

“人命抵不过天命，你虽然走了，但你并不孤单，有近十万人和你一起进天堂。”我紧紧抓住她的手给她提词。

吴大姐顿了一下，收收放纵的情绪，学着我的语调说：“人命抵不过天命，你虽然走了，但你并不孤单……”

“你放心地走吧，不用牵挂妈妈，妈妈会好好地活下去。”我用一种坚定的语气提词。

“你放心走吧，不要牵挂妈妈，妈妈会好好活下去，哇……”吴大姐止不住又号啕大哭起来，“妈妈不想活呀，妈妈想跟你去呀，哇……”

“你喜欢摄影，立志当一名摄影家，妈妈帮你去实现这个愿望，妈妈帮你照好多好看的照片来给你看。”我一字一句地说。

吴大姐止住抽泣，学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喜欢摄影，妈妈帮你去实现这个愿望，妈妈帮你照好多好看的照片来给你看。”

“过去你努力读书，很少玩耍，妈妈一直内疚，妈妈希望你在那边轻轻松松，无忧无虑。”

吴大姐的情绪开始平静下来，“过去你努力读书，很少玩耍，妈妈一直内疚，妈妈希望你在那边轻轻松松，无忧无虑。”她继续说下去，“妈妈每年生日、忌日都会来看你，来送糖果送钱，来和你说话，妈妈会把拍的山川景物送给你看，你不要笑妈妈水平不高，我坚持下去说不定也会拍出好看的照片的。”

带来的纸钱烧完了，蜡烛也燃尽了最后一点蜡。我和孟老师把吴大姐扶起来，“最后告别吧。”我说。

“儿子，再见了，你走好，在那边开开心心，不念着妈妈，妈妈去代你完成你的志愿，拍高山，拍大河，拍美丽的新北川县城。你等着看吧。”

回去的路上，吴大姐的脚步明显轻快了很多，我要加点劲才能跟得上。

第二天，我提着三斤新买的毛线准时来到吴大姐家门，她正在扫地，她抬起头，眼睛有了一点光亮。我说：“听说你毛衣织得相当漂亮，织两件一模一样的毛衣吧，我一件你一件，看到毛衣我就会想到你也穿着和我一样的衣服。”

“谢谢你！”她接过毛线，“谢谢你昨天的陪伴，晚上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今天好像轻松了很多，唉，不接受现实又有什么用呢。只是我想不明白，我作了什么孽，老天为何如此对我，让我一个亲人都没有留下。”

“我听说有全家一个没留的，一个老师八口人遇难七个；唐山大地震遇难二十

多万,比这更多;前几年的印度洋海啸也是瞬间吞没二十多万;四十多年前那场大饥荒,夺去了千万条生命。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乃人生之宿命,不存在作孽不作孽。”

“地震过后那几个月,我非常绝望,很多志愿者想帮我,我很感激他们,但我不相信他们能理解那种绝望。”她叹了一口气,“我原来是一个初中历史老师,父母身体不好,要大量医药费,我辞职办了个小超市,超市生意很好,苦日子眼看要熬出头了,我还正准备给儿子买一个数码相机,一切毁于一旦,我真是没勇气活下去了……”她的眼睛湿润起来。

“你学历史的,肯定知道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吧。高度文明的三星堆人来自哪里、去向何方,至今仍是个迷。他们匆匆把宝物埋下后就永远消失了。战争?瘟疫?灾难?不管是什么,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三千年前金沙遗址,挖出一千多根象牙。说明那时候这里气候温热、野象成群。”我沉默一会,深深吸口气。“沧海桑田,人类流离失所,生物大量灭绝。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残酷现实,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

“唉……”吴大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给你量衣服尺寸吧,毛衣大了不好看,找点事做吧,还能怎样呢,唉……”又是一声长叹。

是呀,又能怎样呢,在大自然恶势力面前,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哪怕我们不愿意,哪怕我们再努力,忍受不可忍受的灾难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宿命。

吴大姐织起了毛衣。我到一学校和老师们呆了两个月。那天,她打电话给我,“毛衣织好了,你来拿吧。”这么快,我高兴地答应了。

远远看去,吴大姐房门口坐了四个妇女,每人都拿着一件毛衣在织。看到我来,大家连忙拿凳端茶,我仔细端详她们手里的衣服,发现除了颜色不同,毛衣的花样一模一样。吴大姐说:“她们看我给你织的毛衣很漂亮,都买了毛线来跟我学,我们都是羌族妇女,喜欢绣花织毛衣。”

我端详每个人的脸庞,看不出和汉族妇女有多大不同。一个漂亮的少妇说:“我们都已经汉化了,从山里走出来和汉族融合,只有一半羌族血统。”继而又说:“吴大姐说你是好人,我们都想和你聊聊天。”

“她丈夫在地震中遇难,留下她和一个五岁的儿子。”吴大姐指着少妇说。又指着另一个盘头发的中年妇女,“她女儿读高三,大家都认为能考起重点大学,地震中没有跑出来。”

“我父母没能逃过劫难,弟弟一家全部埋在废墟下。”织黑毛衣的妇女说,“好在

我丈夫和儿子只受伤，没丧命。”

“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急切中带着好奇地问。

“唉，还能怎样呢，刚开始那几个月，我真是不想活了。”漂亮少妇说：“为了五岁儿子，再苦也得熬过来呀，我每天给儿子讲故事，一起玩积木，含着泪和他唱歌。”

“那种悲伤的情绪控制了你多久？”

“半年后就好像没那么严重了。”

“你呢，那种悲伤情绪控制了你多久？”我转头问盘发妇女。

“我现在只要看到女儿的照片就悲伤，只是没有刚开始那么强烈了，为了让自己熬过来，我每天绣花，有时整天看电视连续剧，直到疲惫不堪才去睡。”

我转向织黑毛衣妇女，看着她，“我丈夫和儿子都受伤住院，我一直忙于照顾他们两个，只是在晚上喘口气时才会伤心落泪，现在做梦总是梦见父母被压在地下的惨相。”

吴大姐静静听着三个邻居说话，手中的毛衣停了下来，“我原以为只有我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看样子痛苦并不取决于遇难人数的多少，只要有一个亲人去世，都是痛彻心肺的。”

“我真的很佩服你们，”我真诚地说：“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你们都千难万难地熬过来了。记得地震后几天，听说北川中学伤亡惨重，我想，我儿子也读高三，假设我儿子也这么走了，我该怎么办？当时我马上感觉有一种绝望涌上心头，我也不活了，没有了儿子，活着有什么意思，你们都比我坚强，从你们身上我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也许需要安慰的人是我。”

“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帮我们。政府时刻为我们着想，这也给我们很大安慰。”吴大姐说，眼里闪出一丝泪花，看得出她是真的很感激。“你今晚就在我这里睡吧，晚上我还想和你聊天。”

三位妇女告别回家，看着她们渐走渐远的背影，我想起周国平老师的一句话：人得救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使人类和个人历经劫难而能免于毁灭。

晚上，吴大姐照例坐在旧沙发上，下午几位邻居的谈话对她震动很大，“我一直在抱怨老天不公，为何遭罪的只是我，今天我才明白，灾区的每个人都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每个人都在忍，每个人都在熬，也许你说得对，忍受不可忍受的苦难是人类的宿命。”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

“我不敢想象儿子会在我心中消失，我也不愿他消失，我要代替儿子生活，我要去拍很多照片烧给儿子看。我也四十了，不准备结婚了，代儿子活一回吧。”

“假设你儿子在天之灵知道，他希望你思念他一辈子，而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我愿意这样，这样我才会觉得生活有意义。”

“假设我儿子不幸遇难，我儿子喜欢打篮球，我什么都不做，每天在球场打篮球，不管刮风下雨，跳不动也坚持，生病也坚持，你当志愿者，你会怎么开导我？”

她想了一下，“我会说，你年龄大了，你这是伤害自己，假设儿子知道，看到妈妈受苦，他会伤心的。”

“是呀，我们只有好好活着，活得开心，才是对亲人最好的怀念。”

“人死后真有灵魂吗？我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小的时候就困扰过我。”吴大姐望着我的眼睛轻声问。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比较喜欢庄子的解释。他认为，整个宇宙都是‘气’在运行，这个气是‘阴阳’二气，生命是‘气之聚’，死亡是‘气之散’，不管是死去还是活来都在‘气’里。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慰问他，进门一看，庄子在那儿鼓盆而歌呢，惠施很生气，质问他：‘你妻子死了，跟你辛苦了一辈子，你现在不但没有悲伤，反而高兴得唱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庄子回答：开始时我也悲伤，但后来想通了，她出生时是荒野里的一股‘气’，后来‘气’聚成人，跟我过了一辈子。现在死了，又回到那股‘气’里去了。所以她现在是‘气’散回家，回家还不是快乐的事吗。所以我要唱歌为她庆贺。”

她很认真地听着，眼睛一眨不眨。我继续说：“庄子弥留之际，学生说：‘老师，您生前太俭朴，死后我们要好好替你安葬。’庄子说：‘不能这样，你们为什么要抢老鹰的食物来喂蚂蚁呢’。”

“透彻，这样说来，生死只是一种交替，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从哪里来，归哪里去。”

“来自尘土，归还尘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每个人都有权利过好自己的生活，你代替不了别人，别人也代替不了你。”我加重语气说。

“道理也许是这样，代替儿子生活，只是自己欺骗自己的把戏，时间长了，说不定也漫漫淡忘了。”她把目光投向窗外，眼神有些迷茫，有些不确定。

“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是生命的自卫本能，如果人类记住所有的天灾人祸，恐怕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遗忘，有时候还得学会装作遗忘。”说完这话，我不由哑然一笑，我又把周国平老师的话当成自己的哲理思考贩

卖给别人。

“我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吴大姐仰天长叹道。

“假设奇迹发生，你的痛苦一夜之间消失了，接下来，你会做什么？”我问了一个有点不合常规的问题。

她看了我一眼，证实没听错，想了一下说：“我想回学校当老师，我很喜欢历史，因为我的历史知识丰富，引经据典，课讲得好，很受学生欢迎，特别有成就感。后来为赚钱给父母看病才不得不辞职。你这一问，我才想起来，我有教师资格证，回校教书没问题。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你一直沉浸在悲伤中，连活下去的勇气都不足，怎么会为今后打算呢。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你的计划？”

“这期快放假了，在假期办好手续，九月份开学就可以正式上课。工作忙起来，痛苦就可能没那么沉重了吧，我真得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吴大姐的眼睛在灯下显得很亮，脸上有一丝微笑。这跟两个月前那个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的妇人相比，实在变化很大。

“医生，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能理解我吗？你能感受到我的痛苦知道我的想法吗？”

“每个人对别人来说都是一个秘密。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体会不了你的那种绝望。所以我只是提问题，答案都是你自己找出来的，”我停了一下，缓缓说道：“其实，理解又怎么样，不理解又怎么样，大家不照样都会活下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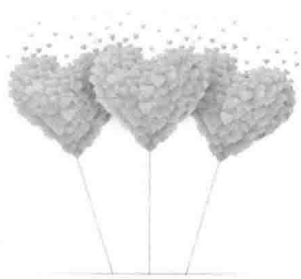
“我以为你是心理医生，能理解每个人的想法，看样子并非那么神通广大。不过，你来了以后，我确实感觉没那么悲伤了，还为今后的生活作了打算，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我的特点是善于提问，当你在问题中反思的时候，答案自然就出来了，应该说你的悟性很高。”我欣慰地说。

吴大姐没再说话，打开门，对着天边的上弦月静静地站着，也不知站了多久，她进来时，我已经入梦了。

第二天早上，我提着毛衣出了门。吴大姐穿了一件大红的绣花衬衣送我去车站，她说很久没有去街道走动了，今天还特地化了淡妆。我猛然发现，这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妇人。大街上，她不时和熟人打着招呼，我看到不少人投来诧异的目光。

车开了，她站在一块很高的石头上向我挥手，表情坚毅，身驱挺直。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多灾多难的同胞啊正以尊严的方式承受着苦难。



帮帮我，我不想精神崩溃

——渴望尊重

从事心理咨询六、七年了，一直很努力地学习，自感进步不小，但现在似乎来到一个瓶颈，再难有所突破。我想，可能是知识积累不够，趁工作不太紧张时，请假两个月，去乡下静静读一阵书。

乡村我并不陌生，从小在小县城长大，满眼是菜地和农田。看到清清的小草和点缀其间的野花，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

我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了车，沿着崎岖的小路向大山深处走去，我要找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琐事，静静地和自己呆上一段时间。

前面似乎已经没有路了，群山环抱的中央有一口很大的水塘，水塘边有大片农田和菜地，中间散落着七、八户农家。满山的翠竹让我眼前一亮：就是这里。我在离水塘最近的一栋二层小楼前停下来，楼房很新，里面却很乱，泥巴鸡粪到处都是，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主人夫妇在脏乱的厨房吃饭。听到我说明来意，听说每个月有几百块钱的食宿费，男主人忙不迭答应了。几百块对于这个贫瘠的家庭是意外之财，因为大米和蔬菜是现成的。

女主人五十出头，头发花白，眼球混浊，走路微驼，她介绍说她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已嫁，小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去年带着打工认识的女朋友回家结婚，办完酒席又走了。她指着白色墙壁说：“这是为儿子结婚粉刷的，欠了不少债。”

楼上的新房很干净，有几件还散发着油漆味的家具，红红绿绿的纸花在房顶轻轻飘荡。我在新房旁的一间小房安顿下来，虽然家具破旧，却还算干净，我很知足，